

签约北京
从书

Qian Yue Bei Jing Cong Shu

北京实力派作家作品精选丛书 刘庆邦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胡辣汤

QIANYUEBEIJING
CONGSHU

北京实力派作家作品精选丛书

胡辣汤

刘庆邦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胡辣汤/刘庆邦著. -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3
(签约北京丛书)

ISBN 7-5302-0681-8

I. 胡... II. 刘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1682 号

胡 辣 汤

HU LA TANG

刘庆邦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市朝阳区燕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32 开本 9.375 印张 204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6 000

ISBN7-5302-0681-8

I·667 定价: 17.00 元



◎ 作者近照

作者简介

刘庆邦，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，当过农民、矿工和记者，著有长篇小说三部，中短篇小说集十余种。现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，国家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、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作品先后获得河南省、煤炭部、北京市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北京文学》、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、《小说选刊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十月》等各种奖励二十多项。短篇小说《鞋》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由作品《神木》改编而成的电影《盲井》荣膺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。

多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等文字。

北京有口锅，供作家们舀饭吃。

我守在锅边，足足地够五十年有余了。眼见这口锅时冷时热，也干过，漏过，糊过，也挨过砸。舀饭的也多有不同，有专指这口锅生活，还有不过借个站脚地方，转身就赶车上路——也许是锦绣前程，也许是歧路迷津，也许无非浪荡江湖。日长月久，老一辈也抽签似的一个个乘鹤西去了。

新近，这口锅添水添米，架笼架屉。热气腾腾里，新星如云，高手若霞，好一番新世纪开光的气象。

锅边屉下，毫耄暂未耳聋，听见一位作家说：凭良心。这话谁也熟悉，且还是一句俗话，干什么的都可说，不干什么的也可说。

作家说凭良心，指的是写作的依靠，也就是这行手艺的归根结底。

说这话的作家正在旺季，天天可写，写出来篇篇可圈可点。谁也不会以为他困惑，或是无可奈何。但从凭良心这句话里，又嗅到一种迷茫的味道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我刚刚端上陶瓷饭碗——远不是专业的钢铁饭碗——钉在锅边打听写作，一个劲儿打破沙锅问到底。人说底上也就是真情实感，我相信上了，至今也还觉得这句话够打破沙锅了。

只是逐渐有些迷茫起来，当然以情动人，要不，还有什么文艺呢？可是真情实感的真实，从何说起？多年来，我爱拿件小事打比方：三个人同时同地同看一场球，只因座位的距离、角度，还有心

性倾向不一样。若干年后回忆起来，甲毫不怀疑是一场好球，临门一脚是绝活！乙看见了犯规动作，上帝的第三只手，这个印象越久还越较真。丙认为裁判吹了黑哨，至今想起来依旧激烈。

山灾海难，风哭雨号。多少关头、转折、高潮、旋涡、阴谋或是阳谋说不真，不真说；多少感、多少情说不实，不实说。作家呀，偏偏说话是天职，也是本事，他扭头去说一盘棋、一场球——谁能说谁白吃饭呀！

一位小说作家，善写高大山川，气韵浩荡，新近忽然说，不写小说了。听后诧异，他也只解释：写散文，不写小说。

我疑心他要真要实，要展开历史，要直白对历史的思索。小说的虚构手段，借人说事、借事说人的绕劲儿，叫他腻歪了，倒稀罕上真的难度、实的重量。当然，只是我的臆测。

一位久坐轮椅的作家，看见死神在门廊里坐等多时，他还在思索作家的做法。抽刀断水，水不断流逝，逝水不能复现。作家不能真实，只能真诚。真实一次性，真情可从容可执著，如同轮椅上的修炼。

真实是客观的话，真诚就是主观世界的事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就有评论家观察潮流走向，大声报告：向内转。到了世纪之交，走向内心世界，排山倒海；内宇宙、器官反映、第六感、下意识，再由私人化个性化化到隐私绝密，这就另当别论也罢了。

有一批女作家才华出众，在冷锅冷灶的书市上，她们做梦：物欲的梦，性灵的梦，也许是热腾腾也许是雾濛濛的梦。

我久读其中的一位，也愿意写写感想。但几次动笔，都遇难而

退，是梦的世界里没有路标没有路灯，还是读者的腿脚不灵便，肝胆不适应？

作者敞开心扉，而读者为什么要走进你的内心里去，总是你那里有点什么引起共鸣。有了共鸣，才有作者和读者的关系。有了共鸣，什么路标路灯就都不成问题了。可是不知怎么的，肝胆腿脚还是有些挂碍。

细想，原来得到共鸣同时，也有曲折。从“梦”如流之中，心里用的是旧日贬义之词，称赞今日梦之美。这是怎么了？认真较真，惟有昔日贬词，才恰好表达今日称赞。

是什么词，有什么曲折？词有多个，在感想遇难中间，反复挑剔，精简成八字——

想入非非。无所事事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改革开放开始，溃散的作家余勇，收容在重新点火的锅旁灶下，不免反思来路，以《金光大道》《创业史》为题来说事儿。当时北京文坛尚且清寂，别无抓挠，这题目现成，不是非要揪住哪一个人。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们，本该高兴，不料也有曲折。当把错误上溯到几十年前，早成路线，叫做极左。老作家有的老泪纵横，有的敢怒敢言：生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其实稍稍冷静，眼面前不是有农民吗？饿着还眯着，政策一变，包产到户，立马来劲如三头六臂。生活不从“创业史”过来，运动才走“金光大道”。运动和生活脱节，有时候还背道。作家耗尽青春，厮守孤灯，枷首爬格子，信奉文学来自真实生活。昨天源出真情实感，今日却落个哲人骂的瞒和骗。这可如何、怎生、哪能接受得了！

转眼进入新世纪，当年的老作家们十九驾鹤西游。安息吧，事情

过去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有一位当初给人题字，爱题“生逢其时”、“生正逢辰”，正、反、贬、颂，尽收葫芦中。

“想入非非”做的是反弹的梦。标榜真实，倒成瞒骗。虚构梦幻，又恰好做梦是文学的真情实感。“无所事事”不事口号标语，不事政策也不事思潮的图解，任凭梦境寻寻觅觅，此情此感犹如“太虚幻境”门联上的真、假、有、无。

新世纪的曙光照耀锅沿，市场吆喝声中，锅里热气蒸腾，锅旁人气正是老少互补，男女双赢。也听见甩出这么一句：小说没人看了，不好卖了！也有兴匆匆短促促的“玩儿，玩儿玩儿！”也有唉声长叹：怎么写都成，怎么写怎么是。真个是“你一元，我一元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。

说似无意，正好踩着点子：多元时代。历来一元化，化到一元独“革”，迈不开步，憋得僵化了。幸亏多元给缓过气来，扭头又惊呼没了整齐划一，只有市场嘈杂。

大耄的耳朵，爱听“凭良心”这样老掉牙的话，总觉着怀旧既高尚又快活。做伴而来的是告诫：回归本身，梳理来路，温温“写什么，怎么写”。古人云“饮水思源”，今人说“源头是本质”。

开锅蒸馒头，若问老起子，有史为证：

道听途说，异闻奇谈。

若问新苏打，姑妄杜撰：

上下求索，左右逢源。

东西撞击，出入平安。

新陈代谢，起居百年。

目 录

contents

谁家的小姑娘 / 1

鞋 / 14

小呀小姐姐 / 28

信 / 40

胡辣汤 / 55

红鹅 / 78

起塘 / 9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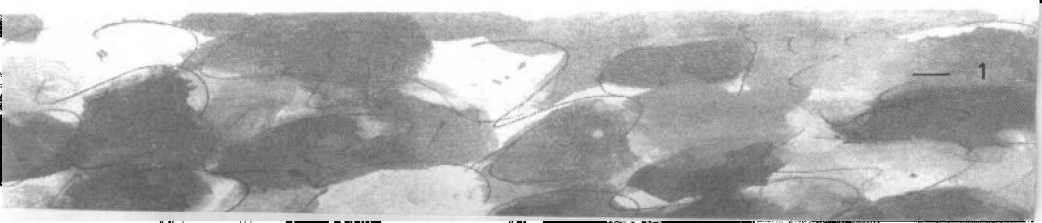
小小的船 / 108

月光依旧 / 122

神木 / 177

文学履历 / 274

农村女性的情感世界 吴毓生 / 276





谁家的小姑娘

六月里，这儿连着下雨，下得沟满河平，白水都漫到庄稼地里去了。农谚说，有钱难买五月旱，六月连阴吃饱饭。按这个说法，今年合该这一方人不饿肚子。不料庄稼的肠胃对雨水的消受是有限的，整天泡在水里，它们也不舒服，难免闹沤根和发黄的毛病。对收成上的事，农人历来不敢提前高兴，庄稼长在地里不算粮食，收到囤里才算粮食。照目前的天气情况看，秋后能不能吃上饱饭还不一定。雨不住点儿，他们开始恐慌，一趟一趟往地里跑。眼瞅着庄稼棵子里雨水越积越深，他们眼里也快要下雨了。天稍有开缝儿，他们就赶紧从庄稼地里往外排水。排水有多种方式：有的用抽水机往河里抽；有的在庄稼地里开沟，把水往低处引导；最笨的方法是在地头垒一道土堰，拿盆子往堰外擡水。

改家的玉米地里积了水，白浆浆的水汤子把玉米根部的三层根须都淹没了，满地的玉米被分割包围，每棵玉米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。从水中纵横交错灰一道黑一道的倒影看，玉米的叶子是互相拉着手的，这种拉手跟人们就义前挽起手臂一样，对自救和互救都毫无意义。幸好，为了保住玉米，改家的全部人马都出动了，娘，改，弟弟，外带一只小黄狗。要论战斗力，娘当然

是强一些。弟弟开放的两条腿还不能站立起来，只适合在地上爬。弟弟还不满周岁，改的任务是限制开放乱爬。地里到处是水，开放要是爬进水里就麻烦了。改找一块平整地方，就近摘下几片蓖麻叶铺好，把开放的光屁股强行按在上面。或把开放抱起来，斜抱在自己胯骨上，一边颠达着，一边往远处东指西指，转移开放对娘的注意力。这样说来，真正能干活的只有娘一个人。噢，你说狗？小黄狗的四条腿倒是能跑能跳，除了多一个吃闲饭的长嘴家伙，人能指望狗什么呢！

娘排水只能采取最笨的方法，下笨力气一盆一盆往外擻水。娘把土堰垒好了，没有马上擻水。她们家的玉米地头紧靠着一块面积挺大的养鱼塘，擻水只能往养鱼塘里擻。养鱼塘是黑叔家的，往塘里啦啦啦啦倒水块子，须征得黑叔的同意才行，不打招呼就擻水，要是黑叔怪罪下来，玉米地里的水就排不成。鱼塘对岸有一间看守鱼塘的小屋。隔着宽阔明亮的水面，改看见光膀子的黑叔蹲在门口一侧吸烟，黑婶儿坐在门槛上低头织网。黑叔家也有一条狗，那狗跟半大牛犊子一样，要雄壮威风许多。黑叔家的狗白天用铁链子拴着，到夜晚才放开。娘沿着鱼塘的岸边，绕了一个大圈子，到小屋那里跟黑叔商量。改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。娘站着说话，黑叔始终没动窝，就那么蹲着。这样把目光拉远了看，娘有些小小的，相比之下，蹲着的黑叔似乎比娘还高些。改有些替娘担心，怕娘被黑叔噎回来。娘往回返时走得很快，跟小跑差不多。娘迈进土堰内的水里，把双脚叉开稳了稳，抓起洗脸用的搪瓷盆就擻开了水。这表明娘这一趟没有白跑，黑叔没有拒绝往他家的养鱼塘里擻水。

娘弯着腰，两手抓着两侧的盆沿子，擻起水来连头都不抬。

娘知道时间有多宝贵，她抢时间等于抢玉米的命，多抢一条是一条。她把盆子倾斜着，往水里一兜就是一盆水。水在盆子里没有停留，兜满的同时就泼出去了。每一盆水都在鱼塘的水面上砸下一个坑。这个坑还没平复，下一个坑又砸开了。娘泼水不计数，砸下的水坑激起的水波像是为她记数，娘泼一盆水，水波当即画一个圈，圈连圈，圈套圈，很快画到了鱼塘中央。

开放被娘持续不断的擢水声吸引了，老是往娘那边爬。改把他捉回来，他的屁股比猴子的屁股还坐不住，改还没松开手，他的屁股又撅起来挣扎成爬行的姿势。开放并不是对哗哗的水声多么欣赏，他惦着吃奶，他是一个见奶很亲的奶鳖子。改只得把光肚子的开放抱将起来，她的脸贴住开放的脸，以阻挡开放看娘的视线。她还左一口右一口地亲开放的小脏脸，把“放儿乖，放儿不闹人”的好话送给弟弟。开放尚不懂话，什么样的好话他都听不进去，他犟得跟向日葵一样，不管改把他的脸转到哪个方向，他都能很快调整过来，扭向日头一样的娘，使劲向娘那边拧身子探脑袋。改知道，弟弟是饿了。自从爹死后，娘的奶水就不太好，弟弟像是老也吃不饱。可没得到娘的允许，改决不会把弟弟抱到娘身边去吃奶，耽误娘干活，娘会生气吵人的。

娘的汗水湿透了衣衫，闪着水光的衣衫紧紧贴在娘背上，湿的面积比娘的背还宽。娘的裤腿挽得很高，汗水混合着泥水，顺着娘瘦瘦的小腿往下流。娘累得满脸通红，额头上的大汗珠子简直有些沉重，落到水里丁丁的。改家没有抽水机，娘成心要把自己当成抽水机来使。娘的汗水没有白流，玉米地里的积水逐渐地减少了。水浅的地方，一些玉米的根部露了出来。娘暂时放下盆子，把倒伏的玉米扶起来，在玉米根部培上泥。倒伏的玉米不

少，那是因为前天水大的时候，养鱼塘里的鱼们随着上涨横溢的水跑到玉米地里来了，有人在玉米地里用提网和罩筐捕鱼，把玉米棵子盘腾倒了。经过娘的帮扶和培泥，那些玉米在哪儿倒下的，重新在哪儿站立起来。玉米的青穗和穗口嫩红的缨子上还沾有一些黄泥，但它们毕竟获得了新生的希望，显得精神多了。

改把开放抱到离娘稍远的地方，摘了一枚马炮，塞进开放嘴里。马炮是当地的叫法，那是一种像龙眼葡萄那么大的小青瓜。马炮是野生的，长不大。它的味道跟龙眼葡萄差远了，永远是又酸又苦。改的意思是拿马炮当奶头，哄哄开放的嘴。开放还没扎大牙，只扎出一对小奶牙，估计他咬不破马炮的皮。马炮含进嘴里后，开放是老实了一会儿，小眼睛还转来转去，像是对某个圆圆的玩艺儿有了自己的思想。他定是没想明白，哇的一声哭了。改一看，开放竟用大牙的牙床把马炮挤压破了，马炮的苦水酸水正顺着开放咧着的嘴唇往下滴。改把一根食指弯成钩子，赶紧把破马炮从开放嘴里抠出来，扔进脚边的草丛里去了。感觉受了哄骗的开放表示抗议似的，仍挤着眼咧着嘴大哭。小黄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绕着姐弟俩焦急地直转，喉咙眼里还哼哼唧唧，一副和开放心连心的样子。

娘问：“放儿哭啥哩？”改说：“他饿了。”娘说：“一会儿不嚼我他就不能过。”娘给弟弟喂奶不说喂奶，都是说“让他嚼嚼我吧”。娘从玉米地里出来让弟弟嚼时，泥巴吸住了她的脚，她拔一下没拔出来，身子一歪，蹲坐在泥水里。改看得出来，娘是累得没劲了。娘一声没吭，手按着地，从泥水里站了起来。娘接过开放，把衣服扣子全解开，毫无保留地尽开放去嚼。娘的两只奶稀溜溜的，一点也不饱满。娘说：“出汗都没啥可出了，哪有

多少奶水哩。”开放似乎不在乎奶水的多寡，只要让他吃，他就很满意。他把奶穗子吃得很深，吃着一只奶，手还摸着另一只奶。小黄狗对开放当然很羡慕，眼巴巴地瞅着开放的嘴不停地蠕动，它的表情有些发傻，简直不知道怎样处置自己的嘴才合适。改注意到了小黄狗的馋样子，狠狠瞪了小黄狗一眼。小黄狗还算敏感，知趣，它马上把眼皮低下来了，仿佛在说：“我什么都没看见呀。”

改想，她要是能替娘擢水就好了。这样想着，改脱掉鞋，把裤子提到大腿根儿，往土堰那儿走去。改的裤子是一条黑色针织健美裤，裤腿很瘦，裤脚下口有一个袢带，穿裤子时把袢带踩在脚底下，把裤腿绷紧，就算健美了。这种裤子有弹力，把袢带从脚底脱掉，它自己就缩上去了。这条裤子是爹年前从城里给她买回来的，爹要不是想着给她买裤子，兴许不会死。腊月二十二，爹坐长途大客车往家里赶。车上坐的大都是外出打工回乡过年的人。在半路上的一个小城市，车停下了，让大家解手。爹趁这个时间，到附近的小摊给改买裤子。爹从小害耳病，害得耳朵有些背。车发动了，别人都上了车，一个同村的老乡大声喊他，他才赶紧跑着去上车。就在这时候，一辆大卡车开过来，撞在爹的肚子上，把爹撞出好远，仰面倒下了。爹的第一个反应是保护他的鞋，伸手嚷着：“我的鞋！我的鞋！”他的鞋从脚上掉下来了，而打工数月挣的几百块钱都在鞋壳儿里藏着。有人把鞋捡起来递给他。他看看钱还在，爬起来上了大客车。车开了一会儿，他觉得肚子里不大得劲，光想呕吐。他以为自己晕车了，把肚子里往上翻的东西使劲往下压，不让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。他怕影响客车上的公共卫生，怕司机不高兴。后来实在压不住，脖子一伸吐了

出来。他吐的不是什么污物，而是大口大口的鲜血。他觉得不好，喊了一声“救命啊”，就倒在血泊中，晕了过去。这些经过都是那个老乡对村里人讲的。一时间，村里人到处都在讲“我的鞋我的鞋”。人们总是愿意提到爹的鞋，很少有人提到爹为改买健美裤这个细节，不然的话，这条裤子改就不敢穿了。是娘让改穿的，娘说要是再不穿，改一长高就穿不成了。改挖了大半盆子水，没有像娘那样把水擻出去。她估计自己擻不高，擻不到土堰外面去，就把盆子平端起来，放到土堰上，掀动盆沿一倾，水才倒进鱼塘里去了。娘说：“你还小，擻不动，算了，放那儿吧。”改说：“我试试。”她想端一盆就少一盆，娘就可以省些力气。她挖了一盆又一盆，都倾倒出去了。

开放嚼不出多少奶水，大概又咬娘了，娘疼得吸了一下牙，嚷道：“咬，咬，你把我咬死吧！”娘嚷着，用巴掌啪啪地揍开放的屁股。开放叼着奶头不松嘴，也不哭。娘让改过来把开放抱走，抱得远远的。改过去后，娘双手推着开放，从开放嘴里往外拽奶。开放这次没敢咬娘，可他的小嘴和小舌头都很有劲，双方像拽橡皮筋一样把奶头拽得又细又长，奶头才从开放嘴里拽出来了。开放失了奶，又哭了起来，手乱抓，脚乱弹蹬。

改和娘完成了对开放的交接，改不管开放怎样抓她的头发，踢她的小肚子，她像抱一条刚出水的鲤鱼拐子一样，一口气把开放抱到庄稼地北边的河堤上。小黄狗先行了一步，等姐弟俩沿着河堤的斜坡攀上堤面时，它已在那里恭候着了。改治开放是有办法的，她把开放往地上一放，退后几步说：“你哭吧，把你眼里的蛤蟆尿哭净再说！”改这一招见效很快，开放不哭了，眼角挂着泪，向姐姐啊啊地伸出一只小手。改说：“不哭了吧，再哭我

把你扔到河里喂老鳖。”改到河堤边采了一把狗尾巴草，用狗尾巴草的毛穗给开放编大黄狗。小黄狗似乎看出改编大黄狗是以它为原型，它把尾巴翘圆了左右晃着，挺“摆”的样子。

娘又擻水去了。擻水之前，娘到一个水比较清的小水洼子里，双手捧着喝了几口水，还用水洗了洗脸。娘擻水没有刚开始擻得快。河堤上有一个老头儿放羊，一个老头儿放鹅。不管放羊还是放鹅，他们都不用在后面跟着，而是在河堤上的树阴下坐着，怀里倚一根鞭子或一根竹竿，只居高临下地看着羊或鹅就行了。好在羊和鹅都是白的，它们在绿草丛中一明一明地放光，老远都看得见。还有两位半大老头，腰系竹编鱼篓，交替着一前一后在河边撒网打鱼。河里鱼不是很多，他们落空的时候多。收拾网时，地上除留下一片湿印子，再就是一层质地很细的稀泥和杂草。他们斜着走到河堤上来了，分别把网网投在横出的树杈子上，一拉，把网吊起来，再把网的一边搭在网网上，搭成扇面模样，固定住，开始晾网。他们自己则脱下上衣，铺在树阴下睡觉。等他们睡上一觉，网也晾得差不多了，他们会到下游接着打鱼。一辆红色小汽车，沿着长河的河堤，轰轰地开过来。小汽车在河堤一个慢弯儿的宽展处停下来，从车上下来三个手拿钓鱼竿的人，到黑叔的养鱼塘去钓鱼。黑叔好像并不反对人家在他的养鱼塘钓鱼，接过其中一个人递给他的一枝烟，黑叔就忙着给人家从小屋里拿凳子，选钓位。黑叔还端出鱼饵盆子，一把一把地往水里投鱼饵，帮那些穿戴很讲究的人打窝子。鱼塘里到底鱼头儿稠些，下钩不大一会儿，那些人就金一块银一块地往上提溜鱼。

改很想抱着弟弟近前去看钓鱼。她也就是想想而已。那些坐小汽车来的干部模样的陌生人，都带着城里人的做派，总是让人